

里”,而只有“飞者升,走者降,灵动迅速,迫拨沉混气血之邪,搜剔络中混处之邪”,以使“血无凝着,气可宣通。非具血肉之质,攻冲跃动之性,能深入络脉,攻剔瘤结痰瘀等之水蛭、鳖甲、穿山甲、蜈蚣、地龙、蜈蚣、土鳖虫等莫属,此其三。其四,叶氏认为,“攻坚过急,药先入胃,徒致后天气乏”,应“攻治必用丸以缓之,非此骤攻暴邪之治,当用稳法”,“欲其缓化,则用丸药,取丸以缓之意”。在 LVH 患者的辨证施治常用处方中可加入辛类(辛温、辛润)、虫蚁类药。形式不拘,或汤散配合或汤剂丸药同服等,扶正不碍祛邪,祛邪不耗正气。《本草便读》云:“凡藤蓐之属皆可通经入络”。故络脉的疏通可适当选用辛香类药物、虫类药物和藤类药物。然通之法,各有不同,因虚、痰、瘀、毒共同参与了络病的发生,故而通络之法可有清肝通络、降气通络、补虚通络、化痰通络、逐瘀通络、解毒通络等的不同。高血压病初期多在气分,病变重心在肝,可用疏肝理气、清肝泻火。后期多在血分,病变重心在肾,多虚多瘀。久病入络,可出现左室肥厚。LVH 的治疗常选用通心络、血府逐瘀胶囊、大黄廬虫丸等中成药,水蛭、地龙、蜈蚣、鳖甲、土鳖虫等虫类通络药,海风藤、青风藤、鸡血藤等藤类药。

5 小结

现代研究表明,络脉病变与缺血性疾病有高度相关性。缺血性血管疾病病变重点在于络脉闭阻、血行不畅,而血管新生可能促进了血管生成、重建和侧枝循环的建立从而起到防治缺血性心脑血管病及周围血管病的作用。从络病学说论治 LVH,采用清肝、降气、补虚、化痰、逐瘀、解毒、通络等方法,通过中药多靶点、多途径作用于机体,有助于改善病情,逆转心室肥厚,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250011) 赵晓霞 杨传华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管窥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内经》所论的四时调摄阴阳之法,对平素养生与临床治疗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认识,历代医家立足点不同而论述不一,将我们的学习体会略陈于下。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语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逆春气则少阳不生,……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不能望文生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春夏只对人身之阳进行调理,秋冬只对人身之阴进行调理。而应以人之先天与后天的个体性差异为依据,体质不同,素体之阴阳亦有着不同的状况。要根据自身阴阳在四季变化的特点做出有针对性的调养与治疗。“以平为期”使“阴平阳秘”。下面从生理及病理两方面来阐述。

1 在生理状态下,阴阳平和,顺应时令以养阴阳

生理状态下,“阴阳平和”,人体处于健康状态,调养之道只需“法于阴阳”。“春三月,此谓发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此谓蕃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此谓容平,……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早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温,无泄皮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随四

时之气之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2 病理状态下,阴阳失调,参合素体阴阳四时盛衰及气机状态

2.1 从四时阴阳变化特点,辨证论治,灵活运用

阴阳偏盛:阴阳偏盛之人,春夏阳盛极,秋冬阴盛极,可依王冰之法:“春食凉,夏食寒,以养于阳;秋食温,冬食热,以养于阴,……百刻晓暮,食宜亦然”(王冰《增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实则泻之”,但用法之时需要避免因寒凉无度,温热无度,而至之矫枉过正。“每因风凉生冷,伤此阳气,以致秋冬,多患泄泻,此阴胜之为病也。……每因纵欲过热,伤此阴气,以致春夏,多患火证,此阳胜之为病也”(张景岳《类经》)。

阴阳偏衰:阴阳偏衰之人,“春夏之时,阳盛于外,而虚于内;秋冬之时,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而培养之。”(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阳虚之人可在春夏之时表现为外热内寒,需注意与阳盛之实热证的鉴别,防止寒凉伤阳;阴虚之人可在秋冬之时表现为内热外寒,应注意与阴盛之实寒证的鉴别,防止温热伤阴。治应“虚则补之”。

以上两点是人体的阴阳在病理状态下,受自然影响,随四时变化的特点以及相应的治疗原则。临证时,还要根据患者素体阴阳之虚实,结合此特点,辨证论治。

2.2 观四时气机升降浮沉,谨察气机,佐药增效

隋·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顺养篇》云:“圣人与万物俱浮,即春夏养阳也。与万物俱沉,即秋冬养阴也”,“春夏养阳,使少阳之气生,太阳之气长;秋冬养阴,使太阴之气收,少阴之气藏”(高士宗《黄帝内经素问直解》)。春夏之际,气机升散,易影响阳的变化;秋冬之时,气机收藏,易影响阴的变化。因此,在调摄阴阳的同时,还应注意四时气机对阴阳的影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体四时气机的失调主要表现为升散与收藏的太过与不及。春夏之时人体之气升散太过则气浮、气逆,阳气易浮;升散不及则气郁,阳气易郁。秋冬之季人体之气收藏太过则气闭、气滞、气下,阴液易凝;收藏不及则气散、气脱,阴液易脱。治疗时应将阴阳的偏盛偏衰与气机的变化结合起来考虑。处方除按患者素体阴阳虚实实施以补泻,还可适四时气机,在春夏佐以潜镇与升发之品,秋冬佐以宣通与固涩之品。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疗效。例如,春夏之时,阳气当旺,虚阳有得春夏渐盛之阳而趋于好转之态,体内虚寒有易解之势,可乘其势而解之。但若将气机因素权衡其中又应考虑人体之气机状态:春夏气机升散太过,虚阳借上逆之气而有浮动之势,而产生咽部痛痒、头晕、脱发、痤疮、心烦(悸)、耳鸣、耳聋等表现;气机升散不及,虚阳随内郁之气机而郁闭于内,可出现心烦(悸)、头晕、胸闷、气短、纳呆、腹胀等表现。如此当在治疗中于气逆中佐以潜阳降逆之品,气滞中佐以升阳行气之品。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谈到诸种不及的气机变化下的佐药方向:“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我们在临床上,逢春夏之时,气之升散太过者佐用磁石、赭石、石决明等潜阳降逆之品,不及者佐以菊花、荆芥穗、桑叶、柴胡、升麻等升阳行气之品;值秋冬之季,气之收藏太过者佐用陈

皮、枳壳、佛手、桔梗、薤白等宣通气机之品，不及者佐用五味子、山药、白芍、旋覆花、磁石、赭石等收潜敛藏之品。

综上所述，通过对历代医家关于“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相关论述的学习，以及我们在临床中对这些理论运用经验的体会，认为自然界四季变化影响人体的生理与病理的变化。“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综合素体阴阳盛衰及气机状态，应时取法、调摄阴阳的一种养生与治疗原则。临证时，还需要灵活运用，辨证论治。

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2005 级研究生(110032) 邹晓明

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谷松

交泰丸中肉桂“引火归原”考释

交泰丸由黄连和肉桂组成，方名出自清·王士雄《四科简效方》。但早在明·韩忭《韩氏医通》中就有黄连与肉桂配伍的记载，《中医大辞典》对其解释说：“黄连、肉桂。为细末，炼蜜为丸。功能交通心肾，清火安神。治心肾不交，怔忡不寐。本方原书无方名。”然而，后世医家大多解释方义为黄连清心火，肉桂引火归原。我们认为，将交泰丸中肉桂反佐之功释为“引火归原”，于原方义不符。

1 交泰丸溯源与方义

清·《四科简效方》云：“生川连五钱，肉桂心五分，研细，白蜜丸，空心淡盐汤下。治心肾不交，怔忡无寐，名交泰丸。”《韩氏医通》云：“黄连生用为君，佐官桂少许，煎百沸，入蜜，空心服，能使心肾交于顷刻”。说明无论是明代的韩忭或是清代的王士雄均将肉桂作为反佐之药，以防止寒热格拒。

2 肉桂功效与引火归原源流

肉桂，《神农本草经》称：牡桂，“味辛温，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吸，利关节，补中益气”。《新修本草》：“牡桂，味辛，温，无毒。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吸，心痛，胁痛，温筋通脉，止烦出汗，利关节，补中益气”。《证类本草》：“牡桂，味辛，温，无毒。主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吸，心痛，胁风肋痛，温筋通脉，止烦出汗，利关节，补中益气”。《本草纲目》：“肉桂，治寒痹风暗，阴盛失血，泻痢惊痫。”直到清代郭佩兰《本草汇·卷十五·木部·肉桂》始有“引火归原”之说。“肉桂乃近根之最厚者，辛烈肉厚，木之纯阳者也。经云：气厚则发热是也。入三焦散寒邪而利气，下行而补肾，能导火归原以通其气，达子宫而破血堕胎”。此后，肉桂“引火归原”之说传承至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 年版：“肉桂……补火助阳，引火归原，散寒止痛，活血通经”。全国统编教材《中药学》2002 年版：“肉桂……补火助阳，散寒止痛，温经通脉，引火归原”。

3 对交泰丸方义的误识

邓中甲论述佐药反佐作用指出，在病重邪甚，可能拒药时，配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的药物，以防药病格拒。韩忭明确指出“黄连生用为君，佐官桂少许”，黄连配肉桂且肉桂作为佐药在方中应用，显然韩氏是把它作为反佐药应用，从《四科简效方》黄连与肉桂用量比例为 10:1 也可以看出肉桂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现今对交泰丸的注释却是基于成书于清代而晚于明代《韩氏医通》近 200 年的《本草汇》(1655)中肉桂有“引火归原”之论，显然与原方本义和佐药作用相悖。

或许是为了能和“心肾相交”理论相一致而用引火归原解

释交泰丸中肉桂的功效？然而按照心肾相交理论，若心肾关系失调或遭到破坏，则心火不能下降于肾而上亢，肾水不能上济于心而导致“心肾不交”。这时的心火是亢盛的“邪火”而非能够下温肾水的心阳，若按现在医家释交泰丸中肉桂“引火归原”那岂不是将“邪火”入肾。我们认为，方中重用黄连苦寒清泻心火，少佐辛、热之肉桂，其意显然是防止药病格拒，而不是引火归原。

4 交泰丸药理研究

为寻找交泰丸镇静安神作用的最佳配伍比例，有研究通过对戊巴比妥钠的协同作用、对小鼠自发活动的影响、对中枢神经递质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药理学研究，探讨交泰丸不同配伍比例的镇静安神作用。结果表明，交泰丸以原方用药比例(黄连与肉桂 10:1)作用最好。可以协同戊巴比妥钠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能抑制大脑皮层兴奋性，增加脑内 5-HT 含量，促进睡眠。由此可以看出交泰丸方中药物配伍比例用于治疗心肾不交，怔忡无寐是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

总之，韩忭与王士雄阐发应用交泰丸均以黄连为君，少佐肉桂防止寒热格拒，而并非是引火归原。

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450008)

李成文 郑帅 张长旗

“三至”说心论

男子性功能障碍的病因病机，历代多有宏论，《内经》有“惊恐伤肾”、张景岳有“命门火衰”论、《类证治裁》“色欲竭精”等。而明代万全《广嗣纪要·协期篇》“三至”说，将病状与有关脏腑直接联系起来，则全面、更形象地概括了性功能的生理、病理及脏腑归属，更具临床指导意义。

1 “三至”之首推肝气

方氏认为，理想的房事是诸脏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与肝肾心关系尤为密切，言心肝肾“三至俱足”，才能得“女心之所悦也。”三至之中，又首重肝。文中言：“谓阳道奋昂而振者，肝气至也”，被列为“三至”之首。这一观点，俱有先见性。

自有《素问·上古天真论》：“丈夫八岁，肾气实，……七八……天癸竭，精少”之大论，从皆知肾气“盛”至“衰”，天癸至与竭，主宰着性事的盛衰，肾气与性功能关系密切，世以补肾壮阳法盛行，肝之作用常被忽视。然而，足厥阴肝经“绕阴器，抵小腹”，肝有藏血及调节血量的作用，阴茎的正常生理是“以筋为体，以气血为用。”阳痿的直接原因是气血不能下充阴茎。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曰：男子“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素问·痿论》又言：“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理明如是，而历来仍是重肾轻肝。

万氏还论道：“肝气未至即强合则伤具筋。其精液滴而不射矣。”以生动形象的语言为临床提示了功能性不射精症的病因病机，在临床可以证实，不射精的主要病机是肝经为患，以实为多，壅滞常见，疏肝活血通络法常有较好的疗效。

2 壮而不热，心火未及

在言肝后，即言心，“壮大而热者，心气至也”，又言其病理“壮而不热者，心气未至也，心气未至强合则伤其血，其精液冷而不暖也。”本条其义重在“热”。成氏“比类取象”，把“热”与心火相联系。人之“性”，从字义上释，为“心”“生”相合，性本心生，心属火，热性类火，故与欲火有关。《辨证奇闻》云：“阳痿不举，